新刻易測

易測序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論易也夫鏗鏗僠僠抗音而談則論可有可已如以明天人之際究數理之致綜往聖開来者不言則後世何述焉或寶其飭曰慎無獨知善易余論易此所謂掾獨知之契者也蓋

自古論易者亡慮數十百家自宋程朱之說出而後其理暢前著書者稍絀矣蓋嘗譬之觀天或在屋宇或在庭序或在郊野或在臺榭即使在原野臺榭超然遠覽能窮目力不能窮天際而屋宇庭序見有小大不可謂總亡見也即如輔

嗣造微與程朱同者十而六七今乃以後人之總萃晝継前人之造始亦已過矣盖窮宇宙古今已足以晝易即百家衆説偏辭隻語亦時有會焉吾常以為皆可並存而互証學而得其資之所近觸而得其悟之所起用而得其時之所乘

博學詳說正以反約耳如曰善易者尔論易畫空千古師心獨任則今之所任又後之所空也吾友直鄉少業詩而喜讀易自偕計吏隱居衡山者二十年始成進士又二十年而至今官且滑且見且仕且學者四十年而始著易測易測者

測易也吾友自序蓋嘗求之卦而弗得求之彖象而弗得求之彖傳象傳而弗得乃始取漢魏以來諸家註疏及程朱楊慈湖之說參伍而互訂之已復掩卷積思之久而後怡然煥然真有得焉大略疑之極而生悟博之極而生約綜羣言

統聖真而歸本于一中余讀其書
在古人似張横渠在近世似崔子
鍾其於明天人之際極數理之致
絡往開來功至鴻鉅矣以余所見
古人說易諸家皆有獨見深詣而
往往不得究其用即用之或未必
善而張留侯李鄴侯不聞善說易

乃其潛見出處多闇與之合彼亟
自以身論易耳今天下當泰之極
處震之始
天子側身脩省之會而直鄉執經執
筆爲帷幄匡際利見之期抱黃中
之美與非遇巷不足以結知非盈
缶不足以表愫非納牖不足以獻

可替否處今時而循古大臣格君之術惟留侯鄴侯耳兩侯者善用之而弗論者也直鄉善論之而善用之則更出古人上矣不使則拭目俟焉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直

起居注

國史副總裁

經筵

日講官年弟馮琦頓首拜譔

秀水張耀[illegible]彬華刻

序魯直卿先生易測

竊嘗謂心變世世不能變心聖人会其心攷萬象悉屬指撝衆人迷其心於一隅不勝蒙滯所謂心者真心也真心即太極也奇而偶之遂成八卦重之爲六十四而其爻其變至于不可勝窮與不可勝窮者譬如百川之

朱邵臣書陳嘉訓刻

月惟一月現所謂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不分其說如此聖人知之不得已而筆之于書以教萬世而謂之易蓋始自一聖人而後又有聖人焉慇一聖人之意會而未盡復為之辭為之大象小象為之繫辭而後一聖人之意始畫而終有不能盡者於是漢而

下傳注訓故紛紛有作然多以己說易而不以易說易執象泥辭而聖人之意反晦譬如終日執鏡照面而不知妍蚩在我故或者以爲窮百家之說以說易不如求諸三聖人之說也求諸三聖人之說又不如求諸伏羲之畫也求諸伏羲之畫又不如求諸

畫前之易也畫前之易則真心是已
然初學蒙求可遂進于此乎則百家
之說亦多有會可盡廢乎吾友魯直
卿長于理學尤邃于易朝夕研討幾
三十年而後以其所得筆之于書僅
萬餘言名之曰易測而問序于余葢
涉百家之流以探四聖人之源語約

義精直抒心得亦云備矣其自序曰思久疑融貫趣忽徹孔子之所以傳在此文王周公之所以繫在此伏羲之八卦亦若指掌焉豈欺我哉余自同籍與進于直鄉有年南官多暇所蒙指授多及于易趨風傳響疑滯豁然則于是書有伏讀耳豈能有所切

磋為直卿玄晏哉直卿既以命余而
車郡侯子仁始蒞事相見又申直卿
之命余又安敢終辭廼敘次其說以
復于直卿
萬曆辛丑初冬日就李年弟馮夢禎
書

易測自序

夫易者造化之形容神明之符契萬事萬物之帑藏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規繩肰吾不知伏羲何以能畫卦其無始而為之始無象而為之象乎文王周公何以能繫彖象其得意斯得象得象斯得名乎常書八卦靜對

而默會之不能解也乃取彖象凝神
而精思之又不能解也伏自念曰孔
子聰明睿知聖人也好古敏求四十
而不惑晚年乃學易說者以為韋編
三絕其難如此以節之愚而學遲暮
其不能解何恠乎然後讀彖傳象傳以
研磨乎文王周公之意終以古文與語

不能曲暢旁通使此心之痛快於是
手取漢魏之註疏伊川先生之傳文
公先生之本義與諸家之論説而訂
證焉既又得慈湖先生之傳相參伍
固多有當於心而其未了然者殆難
盡得之於先儒困而掩卷積思久之
忽不覺微有端緒已而疑處融釋旨

趣徹明矣則庶幾乎孔子之所以傳將在此也文王周公之所以繫將在此也伏羲之八卦亦若指掌焉此豈節之學力能有加於先儒以俾窺此一斑哉三十年來藻所自見明夫聖學不外一中之傳以此玩易遂相契合耳不然學同兩氏而以兩氏觀易

不免牴牾即慈湖先生亦謂易之理一而已矣不知生生者一卦有六十四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皆以仁義中正辨吉凶悔吝義有攸當也至於大象另為一書原不與彖爻相蒙令泥卦名而誤牽合之豈初旨哉余故就蠡測之所及反復紬繹以筆於紙用

備朝夕之觀覽而就有道以是正將使易之卦爻日用皆可得而占造化在手神明若對事物之賾悉我帑藏動静語默具有規繩不至扞格章句茫昧難曉盖貳南銓閒甚終日扃戶無應酬勞苦董足逮此力憊日短志復欲為而少暇亦安能無望洋之歎

扒

萬曆丁酉中秋日衡郡曾朝節書

新刻易測卷目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新刻易測卷一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說凡

伏羲奇偶之畫得之河圖其以奇為陽以偶為陰悟於伏羲因而三奇成乾三偶成坤乾坤往來交易成六子八卦成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六十四卦成易之道乃備濂溪先生曰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盖天不可狀以乾狀天是顯泄天之奥且凡純陽之象皆在乾地不可狀以坤狀地是顯泄地之奥且凡純陰之象皆在坤至於乾坤交易三而六之以盡萬物之賾天地鬼神之奥又孰有逃於八卦之内邪八卦既成蓍草應期而生即可以占若伏羲之重不重亦不可知然而上古渾朴徑而不復質而不煩八卦定吉凶何必重也其後因重之矣文王於六十

四卦各爲一彖文王即占占彖也周公乃爲
爻辭然後爻可占焉爻辭作占之用始盡孔
子生文王周公之後彖爻辭皆有傳易之道
始明聖人之言讀之而不能曉傳傳者又反
晦之夫易五經之源可一日使之晦哉
八卦者天地鬼神之府宅萬事萬物之符契伏
羲本以明陰陽之理而象數已寓文王周公
本以發伏羲未畫之秘而幾兆已涵故不獨
用之於筮受命如嚮即占不必蓍也即凡占

法不必如易也技藝方術百家異流襍而用之亦罔不以為神而不敢褻蓋易即天地也天地之覆幬也人物生於其間千狀萬態何所不依藉又何問善惡邪正乎然易非祇為占卜之書占卜易之餘用也不徒於其占而求伏羲之所以畫與文王周公之所以繫居其府宅執其符契用之於身用之於家用之於國用之於天下是則四聖之所為垂教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以為不占彼

不占者何以占哉
濂溪先生作太極圖說其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此其於易深矣仁義即陰陽剛柔也天地無心故不必言中正人有心不能無善惡故以中正定仁義主静亦即元亨之有利貞所謂剛柔善惡中一語亦盡爻之義孔子之後善言易者周元公而已矣
余嘗謂知止二字安危邪正偏全之介學術之

所關以此證之於易良合安危即吉凶邪正
即正不正偏全即中不中乃知易教人知止
孔曾授受皆易也
彖文王作彖傳孔子作卦下辭彖也彖曰彖傳
也象曰大象辭也周公作小象辭亦周公作
小象辭之下象曰孔子象傳也六十四卦惟
乾卦爻辭接彖辭餘皆彖傳接彖辭乾坤二
卦彖傳之後有文言孔子作也
卦以一為初六為上初上無位二陰三陽四陰五

陽陽居陽位為得正位居陰位為失正陰居
陰位為得正位居陽位為失正九五六二為
中正九居二六居五中不必正初四二五三
上各為正應陽近陽陰近陰為比承上為承
乘下為乘自上卦而內為來自下卦而外為
往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君子陰小人
卦圖康節先生有先天後天之説非古也先天
後天非乾卦中語邪豈以名卦乎余謂君子
之於易居則取足以玩辭而已矣動則取足

以玩占而已矣求於四聖之內而不當求於四聖之外多為之說祇足以疲心目焉爾

河圖之數成變化行鬼神伏羲得之而畫奇耦大衍亦起數於河圖中宫之五數是河圖數之祖也若洛書之數洪範則之而為九疇非以為數也卦止六十四耳又衍之而一卦變為六十四以至四千九十六此不亦贅而無用邪

嘗試以伏羲八卦默觀之而求其義茫乎其無

得也又嘗試以文王之彖辭黙誦之而求其義茫乎其無得也乃始求之於彖傳然亦不知其觧讀諸家之註意義漸開明矣然多不合於是殫精竭智而思之猶未合也久之而若有啓焉乃始知孔子之彖傳矣乃始知文王之彖辭矣乃始知伏羲之八卦矣伏羲之後為文王者不亦難乎文王之後為孔子者不亦難乎周公親聞易於文王而曰文王我師也又作大象小象以盡六十四卦之義而

孔子皆傳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伏羲畫八卦無文字夏商以前看八卦者不知
多少文字連山歸藏是也惟文王演易皆發
明微精一之理允執厥中之道是以訓後世
周公因文王之易而契伏羲之易孔子又因
文王周公之易而契伏羲之易其契之也非
契文字也求之於八卦而不得而求之文字
求之於文字而能契乎無文字者也是以能
為周公孔子之易也今讀易者惟不能契乎

無文字之易而但求之於文字之間宜乎訓
詁雖多而文字且有所不解即有號爲能契
悟者而所悟者淺未盡窺乎堯舜之所傳其
於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不免影響况能契伏
羲之八卦哉則固亦無以明易宜矣
汪易者如管之窺豹人人有一班之見善讀易
者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卒未有合兩棄置之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從容涵泳使自得之怡
然理順渙然冰釋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矣

易十二篇彖大象小象彖傳象傳乾文言坤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濂費氏始近何燕泉先生得有十二篇古本而費本詞意相屬學者便焉何必古也但不可不知有十二篇之舊耳

天地間只有此理有理即有數易即大極數即陰陽畫奇耦所以畫陰陽也畫陰陽所以畫大極也陰陽奇耦之變不可勝窮故八卦之

變不可勝窮此易之所為作也

讀聖人之言最難易者聖人之精微也讀之尤難能自知其心又復沉潛訂正於學之正緒乃能知聖人之心以知其言自以見之所及易視其言而強傳會之遂不免牽合之病矣以佛老之見說易道既不同乖謬愈甚安在其能有發明也

大象周公自為一書觀兩卦相重之象看出道理來與彖爻不相蒙中亦有意相蒙者其不

相蒙者不可強以為合也

易主占占主變故乾用九不用七坤用六不用八以老變少不變也然陽不宜亢故乾卦利用九陰不宜變故坤卦利永貞同用老而二卦之德不同

周之末世荷蕢沮溺之流正是用潛龍勿用一爻孔子與之同時知其不可為而為不肯與之同隱此亦孔子自量所學與隱者不同隱者耿介正直能容於有道之世正所謂正而

不能中者故處無道之世不免於觸忌諱嬰禍患故相與逃避而去之不可謂不知若律之以至善之道又不免潔其身而廢君臣之倫孔子則却是剛中柔中大人道德純備無圭角無形象故能以其身混迹於濁穢之中人莫得而汚之亦莫得而害之其殆龍德而神者乎日與二三子周流天下以冀一遇顧亦未嘗輕於一就以自貶講學明道為其家舍仕止久速聽順所遭而無可無不可焉此

豈前有所祖述而為此乎後遂以為師承而相傳於不替矣其視徒隱而已者何如哉

夫孔子當潛之時而不潛不當見之時而能見然亦未嘗不潛也微服於宋接淅於齊不脫冕於魯介如石不終日能見能潛無有定迹一行一止莫非爻象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哉

乾之六爻以定位言潛是隱處亂世之時見是有道則見之日惕是居在人臣之位躍是將

飛未飛之際飛則尊極人臣之上亢乃上而難下之勢以日用言有不當急於自售處即初九有不當過於自避處即九二有不可試於不測處即九三有不可速於進用處即九四有一時機會恰好處即九五有一事過當不安處即上九故六位時成無時無其位也時乘六龍無時不乘六龍也觀於乾卦而天下之道盡矣

易有大極先儒以為太極不知太極者大之極

也無極者無之極也天地大矣道超形氣之
外天下莫能載焉非大之極乎此道無形與
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無之極乎非無之
極不可言大之極而大之極實皆無之極也
故濂溪大極圖說曰無極而大極大極本無
極其義固若此矣後世不明其義觧者遂紛
紛至疑無極為非濂溪之心不白於此豈一
日乎
易因象以繫彖因位以繫爻皆至當不可易之

理聖人精思之極發揮出来妄意觧說便非本肯或者以為易者變易也隨人見觧無不可通故後世異學百家咸以傳會己見夫曰虛以待實者謂其卦辭有限應變無窮也立言之理則一而已豈有聖人乃為不定之辭而可二三其說扎

聖人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至於飛龍在上則處位崇矣德業盛矣然而不自以為首也方且搜求隱逸甄拔卑賤倚任耆舊而利見在下

之群龍焉蓋乾用九則自與天則合而不至於亢上者易亢亢而忌悔此後王之治多不克終易所以示戒也

乾之象為龍又乾為馬坤為牝馬牝馬待牡馬之施而後孳息也則乾為牡馬矣不明牝牡之義便以乾為龍坤為馬非也

易之陰即藏用也陽即顯仁也然而論陰陽之互根一為盛德一為大業及其既向於有陰陽又相為對待氣之凝也形之成也或為陰

或為陽或陰中有陽或陽中有陰二者則固犂然判矣其在人仁人心也義人路也非體用之辨乎仁為寬裕温柔義為發強剛毅愛親則謂之仁敬長則謂之義仁義又各有屬也故太極圖論易以静為動根矣分陰分陽陰陽又為二物其不能不為二物也是理之自然也天不可無地地不可無天男不可無女女不可無男也萬物盡然孤陰不生孤陽不成也夫物可以言陰陽陰陽非物也動為

靜根靜未嘗離動也靜為動根動未嘗離靜也其言靜極動極者時也亦理之自然也靜者無也天下惟無形而後能載乎形惟無氣而後能載乎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形與氣焉此無之理在也天之所不能覆地之所不能載日月之所不能照霜露之所不能隊舟車之所不能至人力之所不能通凡有形與氣焉亦此無之理在也故曰無極而太極

太極本無極語大天下莫能載焉此之謂也
泰彖内君子外小人否彖外君子内小人象又
以上下交為泰上下不交為否君子在内便
是上下交君子在外便是上下不交蓋人君
下賢方可謂之上下交也
乾陽卦也二四交又為陰位陽中有陰也坤陰
卦也三五交又為陽位陰中有陽也元亨誠
之通屬動動為陽利貞誠之復屬靜靜為陰
是乾坤之元亨利貞又各具陰陽焉五月一

陰生動爲靜根也十一月一陽生靜爲動根也易復以顯諸仁者爲陽藏諸用者爲陰陽有陰無又道器之分也故陰陽不可以一端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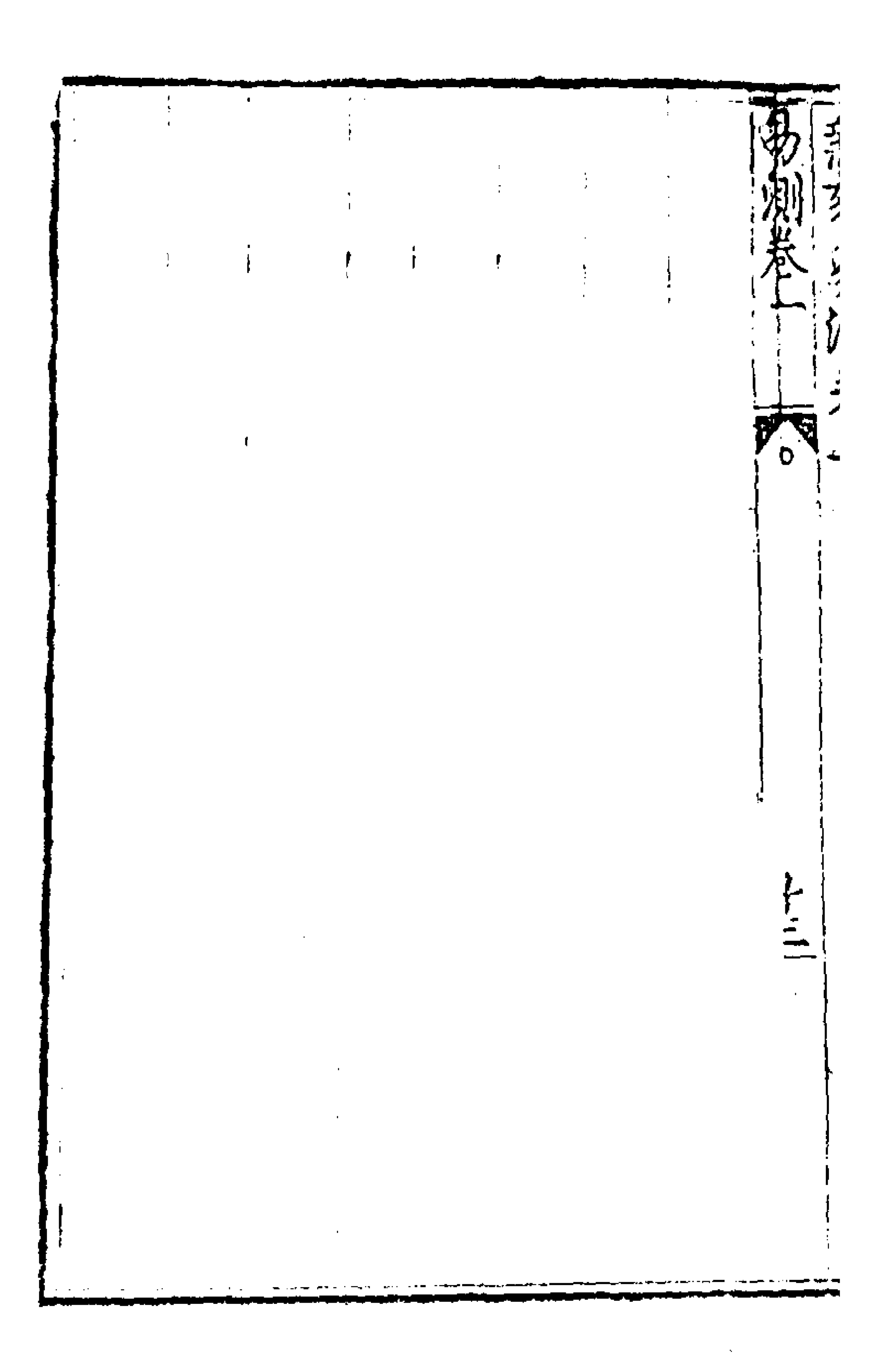
巽爲長女而以配離爲家人盖只取九五一爻

大明終始只是大明元亨利貞之理如此乎有終有始然後能委運大化自覺六位隨時而成象聖人乃因時而乘所值之龍時中之德既成首出庶物之上故功業之盛至於萬國

咸寧也

變泰爲損變否爲益

新刻易則卷一終



新刻易測卷二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三奇畫為乾重乾亦為乾乾天也陽也陽主動主施陽氣之始復生生之意盎然萌動冲融醇和故其德為元元之後生意舒暢發達矣故其德為亨亨之後陽氣收斂物皆成實

而人利之以為用故其德為利利之後陽氣閉藏於不用故其德為貞貞之後復為元為亨為利為貞相禪於无窮在四時為春夏秋冬在萬物為生長收藏孰非四德之周流哉

初九潛龍勿用

初者乾卦之初九為老陽陽用九故曰初九龍陽物而神者也故以象乾初陽在下未可用也故其象為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自下而上第二爻為二二陰位九二未為得位然以陽居二為剛中而其德已著如龍之出見於地上天下所利見若在上有大人亦可以利見之矣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陽位未離於下而已尊顯在下之上處剛而非中位為危地君子居此位而能朝乾夕惕則雖危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陽四陰居上之下如龍之欲飛不飛或躍而在淵進退未有定也惟其遲疑猶豫不即果决故得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陽五陽而又得中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天下所利見若在下有九二之大人亦可以利見之矣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以陽居上上而不能下

則動必有悔矣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陽卦用九而不用七陽不宜亢故宜變而用

九也見群龍无首則吉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

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

彖傳疑有錯簡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四句在品物流形之下不順在首出庶物上方順

彖首賛元德大哉乾之元德陽氣初動萬物資之以始故元雖為天德之一然亨者元之亨也利者元之利也貞者元之貞也豈不統天德乎雲行雨施品物於是乎流形乾道變化各得其性命之正此乾之元而亨也及其生成之後太和之氣至此保而全之合而收

之乃爲乾道之利貞矣乾德之在天如此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而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故首出庶物萬國莫不寧謐亦猶萬物之生長收藏於天道也乾道不在聖人矣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健即乾也陽本健三爻皆陽至健矣六爻皆陽健而又健矣此天之行也君子仰觀於天之行而自強不息盖人性天也天之行不息

人之行亦當不息乃合天也
自強不息之謂純陽纔有一念雜便是陰便非純陽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陽在下也至天德不可為首皆象傳當其不用安於下不輕用也九二處內卦之中出潛

而見矣自有所施以普及於物此不論有位
无位也處乾之三爻則危危故終日乾乾反
復於道反復皆必於道正是乾乾進无必進
之心故无咎大人造也慶幸之詞亢則盈盈
則不可久故有悔陰不可變陽不變則亢天
德不可為首故用九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
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

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言首釋彖辭元爲四德之首亨爲嘉美之
會利爲義之所以和貞爲事之所以立此以
天德屬之於人性矣君子仁體天德之元則
裕乎長人之道事當嘉美之會則合於禮之
節文有所以利物即所以宜物有所以立事
即所以幹事是元亨利貞本乾德君子能行
此四德者故亦曰乾元亨利貞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文言次釋象辭不易乎世不思以易一世也不成乎名已无可見人莫能名之也遯世在世而跡遯也不見是舉世非之不見其是也聖人一无所悶惟樂則行之耳憂則違去確乎其不拔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信庸行謹閑邪不外入存誠不內出兼善一世而不自矜伐此皆中正之德也德博而化則雖不在君位人已被其化雖非君位而有君之德可以為在上之大人所利見亦即類之自相應也若在上无此大人脩身見於世又即孔子之見龍而異於沮溺者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

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忠信心之誠也修辭辭不妄也立其誠事无不誠而誠立也知至於此行即至此日有所至故可與幾也道有極至終也知道之終學即終之天下之義理畢聚於此而有所寄故可與存義也如孔子所謂文王既沒文在茲

者也九三雖履危地而其心惟以進德修業爲事是其惕惕於學也所惕在學不以上位驕不以下位憂自然所行皆至善矣雖危何咎

三代以前聖君賢相只是講學講論治道亦只是講學三代以後英君明相未嘗乏之人更不復講學其論治道未嘗不切事理未嘗不合事宜只是隨世救時而已不復及於學何以能三代乾乾之九三朝乾夕惕惟在進德修

業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大臣之近君不忘自
學告於君者安得外此是即三代以前之大
臣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
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故无咎
躍則必欲為邪必欲離群非聖人之躍也聖
人進德修業以待時時至而後躍亦不必躍
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利見九二之大人也故曰從其類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何以无位高何以无民賢人沉在下位而

孤立无輔故至无位无民也是以動而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文言再釋象辭潛龍陽在下故勿用九二出潛之時故因時而舍於田以普其德施行事則不特見而已用而行事日在危地故乾乾終日自試試可而後躍不輕躍也上治在上而治天下亢則窮窮則灾也在上而不亢故

天下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文言三釋彖辭潛龍勿用陽氣當潛藏之時見龍在田天下被文明之化終日乾乾時當行而故惕或躍在淵乾道革而自疑造位天德而居高位乃位乎天德時既亢矣所為人

文言末又釋象辭君子本是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者當潛之時雖行而不能成是以君子弗用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辨寛居仁行君子之學也人君之德也窮以此教爲天下所利見達以此仕爲九五所利見故處則以君德爲天下萬世師出則以君德爲帝者師无不可也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即是弘毅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九四皆重剛不中而位不同一能惕一能疑故皆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且勿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大人一天也故天時未至先天而為天即從之天時既至後天而為大人乃奉之夫天且弗違而况在下之大人有不利見者乎而况鬼神有不效靈者乎此見大人御世明良會合天人交應幽明協從為理之必然天下有有臣而无君者矣未有有君而无臣者也

天地之德即聖人之德日月之明即聖人之明四時之序即聖人之序鬼神之吉凶即聖

人之吉凶蓋大人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如此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無位無民論亢專以人君不下賢言末論亢專以大臣言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喪人皆不明此消息之理亢極而不知止故失其正然惟聖人乃能知之不亦難哉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四德與乾同惟貞牝馬之貞蓋坤地也陰也主静主受陽施陰受合而成造化故乾之德元坤之德亦元乾之德亨坤之德亦亨乾之德利坤之德亦利利則陽氣已不施而坤亦无所受矣至於利之後如牝馬然固藏其陰氣於不用惟以待陽之復始也此專論地德其在於人臣而君子有攸往也宜何以法

坤哉君子之爲人臣也若先則迷必後方得所從之主得主則无不利矣西南陰方從陰爲得朋東北陽方從陽爲喪朋而安於牝馬之貞乃吉也故坤卦只是一個順字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彖傳首贊坤之元德乃萬物資之以生以坤之順承乾之健故曰乃順承夫其德厚又足以載物合於乾之元彊故能含弘而光大品物咸亨也至哉坤元至品物咸亨元亨也柔順而能利貞君子法坤者之所當行也

彖傳十九句即彖辭衍而成韻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者地也六爻皆坤地之勢也地勢至厚也厚故能載物君子法地之厚以載物然後能

博厚配地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坤用六故謂陰爻為六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其勢必盛故其象為履霜而堅氷將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陰位在下為坤之主柔順而又中正故言其德之大直者氣之剛直一動而不容遏也方者形之各成一定而不可移也是其道之光大與乾元之大相為訢合而以美利利天下在天不言所利在地不必效法於天而德自配於无疆故曰不習无不利也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道莫光大於此聖人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臣道莫光大於此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陰而居陽有美內含可貞以守不輕發也其或出而從王事不宜專成无成則有終矣時不當發以貞自守出則无成有終乃其明於人臣之義故曰知光大也此為未仕者言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此為仕於世亂者而言

謂宜隱也盖位處重陰不中閉隔之時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以黄之中色爲裳美處在下且在衣之內爲不自表暴而美自彰著之象以六居五都尊顯而德遜順大聖人負德業之望而赤舄几几者如此豈不爲大善乎文在中正不外暴之義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上六陰盛之極至與陽爭陰必受傷故為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而陰道窮矣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不可變故用六利在常永貞固若變而從陽失其朋類則不能有終而含弘光大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

文言釋彖辭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即直方也後乃得主而有常含蓄萬物而其化光輝盛大矣故坤道惟順乃承天而時行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盖言順也

文言釋彖辭臣弑君子弑父陰禍也辨之早不至此矣履霜堅氷勢順必至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者人心之所以正也方者人心之所以宜也非敬无以直内非義无以方外敬義立則合於地之道矣以地之道爲臣之道則應之者衆何孤之有而君亦不疑於臣之行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雖有美含之而已以從王事弗敢專成蓋地道即臣道地道无成而代終臣道何獨不然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謹謂謹括避禍

君子黄中通理正居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爲中德其美内藴用无不宜故通達而條理有此中德而又安於臣位故爲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正是黃中通理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有似於陽陽必與陰戰陽與陰戰幾於

陽矣聖人扶陽抑陰故嫌於无陽而稱龍陰雖疑於陽未為陽猶陰之類也陰不可以勝陽故陰傷而血玄黄血陰之血也陰血玄黄而色相襍然天玄地黄色之一定豈可淂而襍哉此以見坤之和永貞陰固不可變而陽也

坤卦專明臣道

䷂坎上震下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元亨利貞在乾坤二卦皆逐字一意餘卦多

連看如元亨大亨也利貞利於貞也元以統天而大遂以元作大元元吉亦謂大吉

屯之元亨利貞與乾坤同以其乾坤始交而為屯故不可遽往惟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首乾次坤剛柔未交震一陽動於下坎一陽陷於中屯乃次乾坤也下震上坎為剛柔始交始交則物始生始生者難生萌不即達甲

不即析正有待於雷雨陽既動又與陰遇自然大亨而正其性命蓋陰為雨動為雷雷雨滿盈萬物自暢遂矣其在人事將亨未亨正天造草略茫昧之時宜建侯以自輔而不遑寧此即如物之難生雷雨動而大亨貞者也

雷雨之動滿盈其時為春有是雷雨萬物乃亨貞建侯不寧動而險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興雷動以釀雨天地所以生萬物經之綸

之以成治人君所以開太平建侯所以佐其
經綸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正天造草昧之時磐桓而不遽往利以
正自居為其所得為耳又利建侯而以贊自
輔蓋初九陽剛始動故有磐桓利居貞之象
陽在陰下故有利建侯之象志欲行正即居
貞以貴下賤即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六二乘初九之剛為險難九五為我正應匪寇婚媾然而為女子時當守貞而不字至十年則正字人之時矣乃可字也夫六二柔初九剛以柔乘剛既遇險難九五婚媾十年乃字亦不輕字女子以不字為常以字人為反常反常則為人婦執婦

道矣士之不遇亦不敢輕仕盖亦若此

六二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陰居陽貪而不能自濟又无應援如即鹿而无虞人惟陷入於林中此其志在從禽以至此也君子見事之幾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吝而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柔順近君才不足以濟屯欲進復止故為乘馬班如之象初陽剛乃正應我之婚媾也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輔剛中之君以濟屯難則吉而无不利也象曰求而往明也不能而遂已暗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陽剛居尊位然而一陽陷於二陰之

中坎雖爲雨澤不外流故爲屯其膏之象其施未光故火貞凶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陰柔不中爲屯之極下又无應比五而屯其膏有乘馬班如涕泗漣如之象其能長久乎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艮為山坎為險山非險也坎險遇山而止不能流通故為蒙坎水在內其勢雖遏終於能通故為蒙亨五為卦主而虛故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象二以一陽在內卦之內為剛中故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之象以

正養蒙故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能亨以亨道也所謂亨道得時之中而當其可也志應二與五志自相應也剛中故能告而有節再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聖人之道正而已矣作聖之功亦正而已矣蒙无所利獨利於正養正乃作聖之功也人之養蒙蒙之自養皆當以正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出於山之下山不能止也故君子以之果行山下有泉然後能出不內蓄則不外出也

故君子以之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人必蒙於初發蒙於蒙之初情竇未開易於
習染之後故利用刑人以脫其桎梏過此以
往有桎梏不勝用矣不亦吝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正法之正即貞也以正治之良心當自動矣
朴作教刑以此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初六曰發蒙此曰包蒙者不顯白其蒙昧而順巽以教之盖陽剛居二故能包蒙而吉也九二為陽六五為陰惟九二能使六五之順巽聽已故又為納婦吉也九二在下子也六五在上父也父聽子子克家矣九二與六五為應柔與剛接而情不携故子克家而不嫌於逼凡臣能進說於君而君順巽以聽之亦惟其情之相得耳非有九二剛中之德胡能

然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以陰柔居蒙之三爻不中不正發之不可包之不能所當斥遠者也曰勿用取女則非可納之婦矣見懷金之夫不有其躬取何利於此女哉士之貪昧苟且不能自守亦即女之見金夫不有躬者豈有受教之地哉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重陰无應故為困蒙為吝諸爻皆有應獨四為陰而无陽應故曰獨遠實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柔順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順巽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昏蒙之極不但不順與國而已治之之法不但桎梏而已明其爲寇而擊之不擊則爲寇不利也窮治之則過凡以禦寇而已如此則上以順施下以順應豈有逆之者哉故曰上下順也此擊蒙蓋已至於用兵矣而猶不過以爲上九戒也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卦乾下坎上有二義需須也險在前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須之義也所以避險有

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飲食宴樂之義也所
以濟險初九九二九三六四上六發須之義
九五發飲食宴樂之義人心宴樂然後能涉
大川而有功也需爻發安身之學為切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
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
涉大川往有功也

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需之
至善者也故其義不困窮五以剛實居中為

有孚之象故能光明而亨通貞正而得吉蓋
九五居天位其德正而又中以此而爲飲食
宴樂之需則人心宴樂可以涉大川而有功
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天至高也雲上於天陰陽和洽之象君子法
之而以飲食爲宴樂通其阻閼凡君臣上下
之相宴樂皆以此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陽剛能恒者也遠於險而能恒久于此故无咎恒則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剛中能需漸進近險而需于沙則非好進者矣故雖小有言而終吉象曰需於沙其中寬衍不以必進動其心也近險雖小有言而能需則終吉也

自其上下既分之始而已然我然則人欲作事之善不謀於事之終而謀於事之始始善終乃善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以陰柔居訟之初有不永所事之象雖小有言是非之辨自明故終吉凡人不爭者

辯易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五皆陽爲對敵九二以下訟上爲不順故有不克訟歸逋其邑之象歸逋之邑人止三百戶耳故可免眚如邑大彼將不釋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不訟而居訟之時惟食舊德然雖貞亦厲以其貞也故終吉即從王事不敢專成无

成亦貞也訟之時宜從能從上則吉矣柔故

不訟而貞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剛而不中故訟剛居柔故始訟終退而

不克訟人惟不聽命故欲終訟今不訟而復

即聽命於上自變初志而安於貞正則不至

失道而吉矣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而得中所以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而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訟不可終故有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之象盖窮極訟事脫使受命服之榮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况又禍患隨至乎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坎下坤上伏險於順其名曰師師兵衆也貞正也能用衆而得其正以正天下則可以王矣然動固當以正用兵尤貴得人九二以剛處中六五以柔順之主信任之專如此而行險順動雖師旅之興不无毒害天下而民

莫不從吉又何咎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者水之所以聚也制田里教樹畜民之

所以容衆之所以畜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

善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書云不愆于四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
九二陽剛五陰應之在他臣則危唯在師之
中為將帥則吉而无咎剛中有應又以陽居
柔能懐萬邦而志不在殺所以王三錫命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以陰處陽而有將師之任不能成功或
輿其尸以歸其凶可知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以其師左次量

而後進雖退舍賢於六三矣未為失常道也

故无咎蓋勝負兵家之常既全師何損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五柔順中正有罪而聲其罪致討焉如田

之有禽害稼執其害稼之罪以爲言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應之也如此而動乃得无咎然

用將尤在得人矣二在下爲師之主長子也

二以中正之德受任以行當矣若六三則弟

子也必輿尸矣雖正亦凶矣蓋六三才不當

位不可使者安得而不凶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有命在成功之後小人勿用在用事之

先此所以作事貴謀始也

上六處師之終賞功之日故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然國家非小人之器勿用小人斯不至於亂邦矣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而有功也則大君之命必不使小人之不正者開國承家也

☷☵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

竆也

卦坤下坎上衆爻皆陰獨五以剛陽居尊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爲比比即吉何以知比之即吉也比輔也人相比輔何爲乎不吉下情順從何爲乎不吉比道當謹其初原初也筮者竭誠而求也其初竭誠而求得元善永正之主而比之爲无咎害元永貞之德剛中之德也剛中爲君德非元乎中正有不永貞乎有元永貞之德則人之不能自保以

安寧者皆以方来東西南北无有不至以下
而應乎上矣不應而為後至之夫則凶而為
道之窮然豈有後至者哉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與水不相離君與臣不相離无地无水則
天下无處可无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居比之初初心无有不信即此初心孚

信而比之必无咎猶未也有能即此初心之孚如盈缶然无有不信而充實之至則不特无咎而已終来當有它吉天下有誠不動物者哉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内比外所比者正故吉蓋惟比之自内為不自失而貞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即比之匪人非指上下皆陰蓋六三陰柔不中故謂之匪人豈有匪人而不傷者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不相應而外比九五為淂其正而吉蓋九五剛陽中正賢而在上六四外比其賢以從上乃貞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中正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顯比者比之光明正大九五以剛健中正居
尊位其比光明正大王用三面驅禽闕其一
面順我者取之逆我者舍之前禽雖失不强
取也乃致邑人不待諄諄戒諭化於中正之
道蓋上有以化之而使之自中其爲顯比之
吉何如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陰柔居比之上有不謹於原筮之象故為比之无首无首則无終矣故凶

新刻易測卷二終